

那是2021年夏天。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有史以来最大的漫画人物丁丁展,我去看了。展览特地布置了一间宽大的《丁丁与蓝莲花》展厅,着重展出那一册跟上海相关的丁丁旅行记。根据随展览从伦敦来到上海的丁丁故事研究者法尔先生说,从画上海故事开始,埃尔热受到东方艺术影响,发明了丁丁连环画的特殊笔法——单线白描。从此,丁丁故事都是用这种脱胎于中国画的手法勾线,成为丁丁丛书的创作特色。

来自伦敦的法尔先生面对我脸上的口罩,努力与我口罩没有遮住的眼睛沟通。

法尔先生说,因为埃米热的单线白描的技法就是在画上海故事时确立,所以,上海是丁丁展最该到达的城市。所以,丁丁来了。

看完了丁丁时代的南京东路,我下楼去再看了看四月时《水体》展的展厅,沿着撤展后安静空旷的展厅,一直走到当时展出江河水色作品的展厅。那里沿江的地方也有一面大玻璃墙,也正对着黄浦江。但不是浦东美术馆的展厅,而是一处与展厅相连的“冥想地”。四月时,我来看2021年复苏的上海双年展《水体》。

上海双年展总是体量巨大,看着看着就晕了。我是冲着能看到黄浦江的冥想地去的,正是这样,遇到了一组关于中国江河水色的油画。在对水体的各种叙述、追忆、阐释和

黄浦江水的颜色

陈丹燕

表达中,这一组并不抢眼,也没有多少评论关注。这组作品平铺在墙面上,呈现出江河在不同光线下的不同颜色,只是我从未想到里面也有一张是黄浦江的水——是非常敏感的浅灰色。在我的成见里,黄浦江水总是浑浊的,上海天空上总是多云,或者多雾,它投射下的光线不足以让江水美丽,所以我总是将黄浦江理解



解为一条布满码头的水道,非常实用。《水体》是个大型展览,遍布整座巨大的工业建筑。但它的动线引导参观者在对水和流动的的观察与思考后,在由于思想量巨大而有了负重感时,来到三楼面江。我是在行到身心已疲之时遇到这组关于水色的作品的。我停下来,在这一组油画里见到了黄浦江的水。原来在污染、湿度和长车尾携带泥沙,而总是昏黄的江水,在一个季节和几个时辰,会是浅灰色的。那是很难保持的浅灰色,它太容易被其他颜色改变了。我只认识到黄浦江水的粗犷和混杂,却是第一次看到它的脆弱。黄浦江就好像是一个预备一辈子都冲锋陷阵的人,它一直假装看不到自己受到的损害,也从不对别人提及伤心事。然后,我想到了那个洋滋滋

英语里的词,maskee!(无端乐观,从不气馁)。一百年前用这个词的人,都说这就是形容上海和上海人最好的词。在上海躲避屠杀的犹太人奥地利画家希夫甚至用他的画阐释过上海人的这种性格,五分乐观和不知气馁,还有五分的没心没肺。上海人在这一点上很像黄浦江的作风,不辩解,只是奔流。

黄浦江就在我面前,平平地在河床里铺开,就像一匹打开的绸缎那样,又窄又长,粼粼闪光。那天我仔细看着江水,当天上有云投下阴影时,才能在阴影里看到一点点灰色,很害羞地稍稍即逝。

我背对着撤展后的展厅坐了一会。我周围有些来来去去的人,有个聒噪的女人一直在讲电话,巴拉巴拉,她阐述自己就是这世上最令人艳羡的人,孩子进了“四大”,老公股票赢麻了,娘家地段高尚,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狗狗虽然不是名种,但也富养了……两个女孩一直在摆拍,深情地笑,冷艳地不笑,侧身突出线条,收下巴突出瓜子脸效果,咔嚓咔嚓。然后“咻”的一声,传到网上去了。不过,慢慢地,她们也都面对着江静默下来。

黄浦江边的这些美术馆总是不忘记江水,总是设法腾出空间来,引导参观者对这条江致敬。

这次参观完丁丁的小孩子们嘻嘻哈哈来看江,然后,对着江也静下来了。

但愿他们意识到江水里那脆弱的浅灰色。

我的头发浓密乌黑,年轻时有人迷恋我,约会时掏出一把木梳,梳起我的头发,边梳边啧啧地叹道:头发真黑,像黑夜一样。这个男友发际线高,中年就剃了个光头,再见面总还先是感叹,你的头发还是这样多,这么黑。眼睛里有嫉妒的光。

我老开玩笑,我小时候吃芝麻叶多,你吃了吗?他家是山区,种芝麻很少,他摇摇头,觉得我是在胡扯。

芝麻叶在歌唱

青青

我女儿不喜欢芝麻叶面条,她看见我端着大碗,满头冒汗地吃着黑乎乎(这是她形容的词)的面条,惊骇地跳起来说:感觉你在喝毒药。我之蜜糖,伊之砒霜。人类的悲欢毫不相通,即使是母女。她小时候正是麦当劳和肯德基横扫之时,她对汉堡包

感情很深。对面条坚决反对,除了意大利通心粉。

南阳盆地出生的人,谁小时候不吃芝麻叶面条,长大后味蕾不怀念这种绝香的味道。那年的夏天,掐芝麻叶是最隆重的事件,伏天某个早晨,穿上长袖深色衣衫,东方未晞,一行人带着包袱去了田野。

芝麻花在晨雾里明亮如星,黑绿的叶子有露珠滚落,叫天子在天空里锐声鸣唱,祖母边麻利地掐着,边唠叨:“今年天早,芝麻叶最香。”从祖母这里知道,掐芝麻叶要在芝麻花开到顶端时最好,太早影响生长,太晚叶子老了,不好吃。

南阳人说掐芝麻叶,不说摘芝麻叶。其中大有讲究。用祖母的话说,庄稼也怕疼。指甲掐的不流汁,如果一通乱拽,伤了芝麻元气,是庄稼大忌。掐是特别动人的词,像是情人之间的微嗔,粉红指甲在他的手臂上轻轻掐一下。《红楼梦》里王善保家对王夫人的一段话,简直是谩骂: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得像个西施,在人

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第八回里,黛玉口齿伶俐,数落宝玉的干妈李嬷嬷,宝钗在她脸上掐了一把道:“这丫头的一张嘴让人恨也不是,喜欢也不是……”前面掐尖是打压,宝钗这个“掐”字是爱抚,就像祖母掐芝麻叶。

掐回芝麻叶放在大铁锅里煮,祖母站在锅台边,一边添柴,一边注视着冒着白烟的大锅,过一会儿要掀开木盖子看看,表层的芝麻叶绵软、墨绿、满满的在铁锅里塌陷下去。这时,祖母用大木铲子把芝麻叶翻了个面。她说必须是木铲子,铁铲子翻,芝麻叶会发硬。

沥过水的芝麻叶要放在沙土地上晾晒。祖母会预先扫出一块沙地,然后用核桃叶子密密地铺一层,她说核桃叶子避蚊虫,还能添香气,那些芝麻叶如同蠕虫



一般,躺着,在太阳下微微蜷曲,缩小,这时,祖母就开始搓揉,一遍又一遍,渐渐这些黑黑的叶子有了自己形状,坚韧细小,如同乡村女性一样。我呢,负责捣乱,拿起一张核桃叶子,放在手掌间啪啪打响,一股细细的香气从绿叶子里跑出来,在我鼻子里钻来钻去。我举给祖母,“香,真香,香死人。”她只好停下手里的活,嗅了嗅。我还



是不依,大叫,我要吃核桃,我要吃这种香的核桃。

后来我才知道,这样搓揉一是可以保存新鲜叶子中的香气,二是便于储藏,不容易碎。祖母用荷叶来包芝麻叶,这样既防潮,又防虫,还能存香气。祖母用搓好的麻绳,五六根打一个死结,平放在地上,把荷叶顺着打结的地方叠放成一个大的平面,然后小心地堆放已经晒干的芝麻叶。再把这个灯笼状的荷包吊在房屋的大梁上,吃的时候,

要站在高凳子上,撕开荷叶包往外掏。那个活我最喜欢,那嘶啦一声,荷叶吐出一口气,带着池塘里水草与荷花的香气。那些蜷缩的芝麻叶从黑暗里探出头来,好奇兴奋地朝我滚来,夏天的田野铺展在我眼前,千顷碧波,液得化不开,鸟鸣如雨。

“让她们慢慢醒醒,这样才绵软。”祖母总是用凉水泡芝麻叶,黑黑的芝麻叶在水里慢慢苏醒,伸展,

好像一个从黑暗里回来的人,慢慢睁开眼睛。我年轻时不懂得慢的好处,总是慌里慌张,把水烧开,把干芝麻叶放进去,快速化开。下午还要开会,还要去采访,我心里像一堆火焰在燃烧,完全不知吃到嘴里的味道。

有一瞬间是做芝麻叶面条过程里最神奇的,就像一场电光石火的爱情。在水里泡开的芝麻叶挤干水分,散开,像刚刚出浴的美人儿,散开着发辫,有一种慵懒之态。手持小磨香油壶徐徐注下,突然,从小瓷盆里腾起一股热烈的香气,这香气几乎是固体的,有冲撞力的,把站在跟前

身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20世纪世界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俄国19世纪最后一位经典作家,著作与荣誉均等身的契诃夫无疑是具有世界性深远意义的杰出作家。在其短暂却辉煌的人生旅程中,不仅佳作迭出,有关其成长、家庭、婚恋、创作等诸多轶事也是人们愿意一探究竟的领域。

在《契诃夫传》这本书中,作者扎伊采夫对契诃夫的人生书写的确体现了“道路、旅行、流浪”的主题。比如书写了契诃夫在家乡塔甘罗格的成长、求学莫斯科、访问圣彼得堡、考察萨哈林岛与休憩于雅尔塔。而在西欧旅行里,又格外推崇意大利的秀美风光等。这些在本书中均有精彩描绘。扎伊采夫将契诃夫的书信原汁原味地引用出来,真实再现了契诃夫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让读者通过这些书信了解到传主彼时的心境。比如对意大利的好感是分外动人的:“这是一个迷人的国家。如果我是一个孤独艺术家并且有钱,那么我会在这里过冬。要知道意大利……是唯一一个让您确信艺术实际上是一切之王的国家,而这种信念会让你精神抖擞。”显然,意大利带给契诃夫的震撼是全方位的,以至于他在去世前两周还在“被意大利深深地吸引”,不切实际地想要再次去那里旅行。

比起契诃夫广受赞誉的文学作品,他的情感生活要鲜为人知得多。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至少与三位女性有过恋爱经历,她们依次为:莉卡·斯塔希叶夫娜,她在我看来如同契诃夫的初恋或者是情感启蒙者,但年少的二人没有进一步发展,而是转变成了好友;女作家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阿维洛娃,这是一段“十分艰难和失败告终的恋情”——她已婚,是孩子的母亲;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最早表演契诃夫剧作的女演员之一,最终成为他的妻子。其中,最唯美动人的浪漫爱情,自然还是契诃夫与克尼碧尔上演的。

契诃夫在莫斯科观看了《沙皇费多尔》的彩排,由克尼碧尔扮演的伊琳娜让契诃夫眼前一亮:“伊琳娜在我看来极了。美妙的声音,高雅的举止,真挚的感情——如此之好,甚至让我感到喉咙发痒。”契诃夫大妻子十岁,他们的交往既浪漫又磕磕绊绊,因为早已功成名就的契诃夫,此时经常在雅尔塔疗养,而克尼碧尔正处于事业上升期,要经常处在莫斯科的灯红酒绿中。但夫妻二人的交往,是契诃夫情感世界最为饱满的一段。

契诃夫的一生充满着悲喜无常,他既有暴躁的父亲的鞭打,又有慈祥的母亲与兄弟姐妹的关爱;既有意大利的喜悦游览,又有萨哈林岛的凄怆行程;既有与女友的虐心之恋,又有与克尼碧尔的佳偶天成。这些或为人熟知或鲜为人知的轶事,都是契诃夫留给我们走进他心灵世界的入门钥匙。

好像一个从黑暗里回来的人,慢慢睁开眼睛。我年轻时不懂得慢的好处,总是慌里慌张,把水烧开,把干芝麻叶放进去,快速化开。下午还要开会,还要去采访,我心里像一堆火焰在燃烧,完全不知吃到嘴里的味道。

有一瞬间是做芝麻叶面条过程里最神奇的,就像一场电光石火的爱情。在水里泡开的芝麻叶挤干水分,散开,像刚刚出浴的美人儿,散开着发辫,有一种慵懒之态。手持小磨香油壶徐徐注下,突然,从小瓷盆里腾起一股热烈的香气,这香气几乎是固体的,有冲撞力的,把站在跟前

的人撞了一个趔趄。然后这香气在灶房里旋转奔跑,屋子里所有的物什都开始油润而香甜。下厨房的都知道,小磨香油是从芝麻籽里榨出来的,和芝麻叶曾经是同胞姐妹,芝麻叶在夏天里拼命地汲取阳光和雨水,输送给那些饥饿的、天天都在长大的芝麻籽。就像是宝玉曾经给极品的绛珠仙草浇过水一样,即使转世到人间,二人相见,也是一见如故,心神荡漾。这黑暗里的刚刚种情愫之态。手持小磨香油壶徐徐注下,突然,从小瓷盆里腾起一股热烈的香气,这香气几乎是固体的,有冲撞力的,把站在跟前

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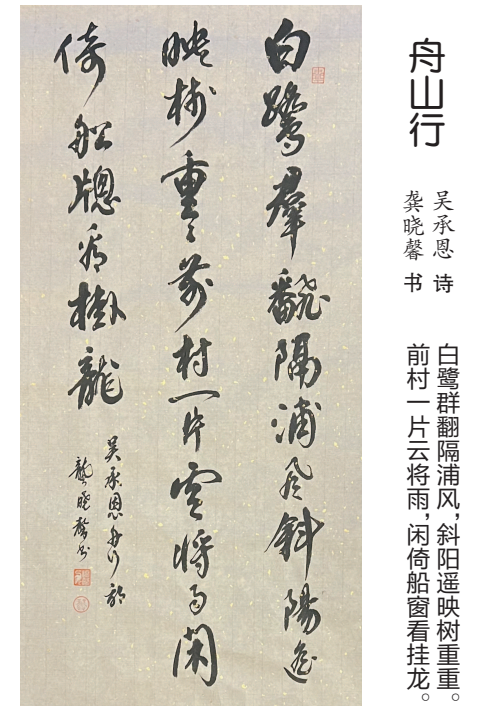
儿童节是心底的一块净土。“六一”属于每一颗纯真的心,无论几岁,快乐纯粹。抛开一切标准和要求,摆脱攀比与较劲,只想找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简单而纯粹的快乐,正是被生活的重担和追求所掩埋的宝藏。

六月的微风拂过脸颊,少年肆意的笑声在耳畔响起,被这次欢快的节日撞了一下腰,放下所有的烦恼与束缚,跟随内心最本真的声音,找回那个总能发现快乐小小的自己,然后微笑着把快乐的接力棒交到另一个孩子手里说一句:要快乐哟!

所有孩子的童年都是花海。全家一起过“六一”,父母摺叠多年的遗憾,在孩子的身上如愿了。请看明日日本栏。

十日谈

我的“六一”
责编:沈琦华



舟山行

吴承恩诗
龚晓馨书

白鷺群翻隔浦风,斜阳遥映树重重。前村一片云将雨,闲倚船窗看挂龙。

六月刚到,耀眼的阳光已经迫不及待从室外挤了进来,若抬头直视总会被这耀眼的阳光晃得睁不开眼。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飞逝,家里那位一只脚已跨进青春期门槛的少年在最近的学校仪式上骄傲地佩戴上了象征责任的大红领巾。他脸上的自豪感非常浓烈,他的个人成长日志里写着:胸前红领巾的面积越大,肩负的责任也越大。个头直追我早已步入“四十不惑”年纪的老母亲,他明年还能过儿童节吗?这问题好像在提醒我,他真的不再是每年五月底就开始盼着过儿童节的小屁孩了。

回忆总有时间冲刷不掉的痕迹,我关于“六一”的记忆仿佛一本泛黄的相册,翻开便能遇见孩提时代的自己,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娇小的身躯套在春秋裙里,脚蹬红皮鞋,白色的袜子裹不住

奔跑的步伐。每到六月的第一天,同学们的脸蛋总被涂得像猴屁股一样红彤彤,嘴唇被涂得像樱桃一样艳,每双明亮的大眼睛都闪烁着期待与兴奋。

“六一”,总是令人欣喜若狂。学校里要举行大大小小的文艺汇演,操场上扬起的音乐声穿过教室的门窗,空气中弥漫着糖果的甜香。坐在观众席上观看小伙伴们表演时,我的心中惦记着这个夏天的第一根冰棍。

“六一”,是儿童公园游乐场里的气球与旋转木马。20世纪70年代的孩子拥有将一切平凡化作快乐珍珠的本领,彩虹喷泉溅起的水花,池塘里的一只青蛙,一场电影都能让过节的孩子乐呵一整天。那时候的选择虽少,但心灵

的满足却不曾打折。爸爸妈妈若有半天假带着孩子出去撒个欢,那么孩子的整个世界都将冒着幸福的五彩泡泡。

人到中年,努力地与焦虑、倦怠和平相处,复杂的人际关系,更高的标准和求快乐变得如天外飞仙,无论多么努力地追逐,心中那份童年的单纯和快乐,似乎总在一步之遥,触之不及。如今,我们的选择越来越丰沛,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而我们与快乐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微笑变成了稀缺品。

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份缺失,我们开始拼命向外抓取。曾经那个只需要一个气球就能乐呵好几天的孩子,使出十八般武艺就想让自己的孩子笑得再开心一点,却忘记了曾经的自己要得并

快乐接力棒

叶子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